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潤蕃恭校

秋七月癸卯諭向來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門上總管首領太監俱無給與頂帶之例原以此等太監在親王等門上服役非承直內廷者可比是以向來雖有總管首領名色並無官職但親王郡王爲宗潢屏翰公主係皇帝親女其諧達太監總管首領太監內卽酌量給與頂帶一人尚不爲過分從前親王郡王公主家太監亦有特恩賞給頂帶者嗣後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太監內各准給八品頂帶一人將姓名報禮部內務府備查不得私有增益至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均爲皇女敵體藩封一切禮儀護衛會典內並未定有等級遂至體例不一互有增損嗣後固

倫公主品秩著視親王和碩公主品秩著視郡王其額駙品級項
帶仍照會典舊例至公主下嫁時一切禮儀護衛員數固倫公主
卽照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和碩公主卽照和嘉和碩公主之例著
禮部內務府會同定議具奏載入典會則例永遠遵行○伊犁地
震○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
注洪澤湖內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
瀚山盱五關封土見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東清壩已展寬五
十餘丈新建之禦黃東西壩共展寬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
敵黃漕船剋日可以渡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朕洞悉
盈虛消長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
堰一帶堤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鎮今湖內見已陸續增長高
堰誌椿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

黃東西壩再行展寬十餘丈俾清水暢注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
又不至壅遏生患方爲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蓄清之說也
至山時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足
資堵蓄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豫備將來水
小時濟運足資容納似更有益著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
理不可固執亦不必遷就也冉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小籌慮
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見降諭旨鈔寄閱看
○諭據常清雅德等奏查究殷士俊得受署泉州府鄭一桂餽送
金葉一節據鄭一桂供稱與殷士俊原係親戚上年富勒渾調任
兩廣殷士俊跟隨同往路過泉州曾將金葉五十兩託殷士俊轉
送等語富勒渾受朕深恩歷任督撫竟敢明目張膽收受屬員餽
送營私骯法實出情理之外前據孫士毅續審出殷士俊上年經

過泉州收受鄭一桂餽送金葉五十兩富勒渾曾經查出因該犯
與鄭一桂素有親誼是以饒了方以富勒渾知情縱容尙不疑其
有染指分肥之事今此項金葉既係富勒渾自行要得又何怪其
饒恕殷士俊如此貪黷敗檢尙得如阿桂等前次所奏一任家人
長造招搖婪索自不知情可乎昨經降旨以富勒渾縱容家人婪
索多贓及勒派書役銀兩先後吐各情節尙爲從前案犯所有
較之雅德以密諭傳詢之事竟敢昧良心徇隱公然欺飾者其情較
輕今富勒渾於去任後尙收受屬員金兩則其在任時恣意婪索
可知實出意想之外已諭令常青等詳查此外有何婪索情節據
實速奏今看富勒渾之罪又浮於雅德矣著將常青雅德原摺並
朕折角處所鈔寄阿桂等嚴切審訊諱富勒渾亦無從狡賴一俟
雅德解到浙省卽速行定擬具奏發摺後曹文埴可卽順道回籍

雲貴伊母阿桂舒常卽押解富勒渾並全案人犯前來行在候質
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傳見在審訊確情迅速覆奏○己酉
諭摺特咸額奏見已調補雲貴總督雲南按察使特昇額係伊胞
兄弟應迴避等語特昇額係特成額胞兄自應迴避且向聞其居
官平常質之伊弟特成額言亦相符難勝外任著來京以部屬補
用所選雲南按察使員缺著王麟總補授○庚戌諭三通館進呈
皇朝通志職官略一門朕詳加披閱其中所載文武官皆諸多未
協國家設官分職文武兼資在文職則內而閣部院司外而督撫
以至守令丞尉階級等差互相雜制至武職爲國干城同膺心膂
之寄其階級自應與文臣相埒方足以重閩寄而勵戎行今志內
文職則係正一品起而武職則係從一品起既顯然少于一階且
文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至正七品止十

二階多寡顯有懸殊體制卽暗爲隆替非所以著朝章垂令典也
大概議定官制編纂志書多出於文臣之手其意在乎重文輕武
殊不知國家設立武職原欲其折衝捍衛其實並不輕於文臣有
明之季文臣用事於中武臣貢力於外一二臺閣本兵科道書生
撫諫倡議俱足以掣武臣之肘卒致武備廢弛疆圉孔棘國事遂
不可爲此皆重文輕武之流弊不可不引爲殷鑒所有武職人員
見在所缺正一品之階應照朕前次欽定領侍衛內大臣將軍爲
正一品之例增入一階其自正七品以下較文職所少之五階亦
應於內外武職衙門徵末員弁內按其職守酌定正從照文階一
體釐正以昭畫一再志內載舊例武官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
正二品至從五品俱封將軍未爲允當嗣後更定新例則皆稱大
夫因恩將軍爲專閫主帥大夫係文臣之稱乃舊例則封將軍而

今又更封大夫名義殊貴溷清銅後武職正一品至從二品俱恩
封爲將軍正三品至從九品應分別酌與都尉騎尉校尉等字據
遞爲差等以示區別至向來文職與有降級處分如降一級者俱
以正從計算止於正降爲從而武職則降一級卽降一品辦理既
不畫一而武職官員遇有處分卽官階較大者轉瞬卽降至末弁
相形未免偏枯嗣後武職處分亦應照文員之例以正從叢計識
降庶爲平允夫文武初無重輕官聯要於整肅必富詩行更正數
若畫一載入典章所有一切增改事宜著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
吏兵二部詳晰定擬具奏尋議登中樞政考內外武職共十六等
較文職少正九從九二階應請將藍翎長爲正九品太僕寺丞署
固山達爲從九品綠營經制外委千總爲正八品外委把總爲正
九品額外外委爲從九品以足十八階其各階內請增烏等木齊

都統爲從一品委署前鋒侍衛下五旗包衣參領爲從五品委署
參軍校內務府領長爲從六品委署親校軍前鋒校護軍校參領
校副護軍校爲從八品請改包衣佐領祭哈爾副參領佐領爲從
四品營千總爲正六品衛千總爲從六品其正四品之駐防參領
正六品之監造火藥官正七品之弓匠固山達請裁再降調處分
提督至遊擊本以正從遞降都司以下有正無從擢用時升一級
卽升一品降調照此亦屬適均至封典名號請將一二品爲建威
振武武顯武功等將軍三四品爲武義武翼昭武宣武等都尉至
六七品爲武德武德佐武修武略武略佐武信武信佐等騎尉八九品
爲奮武奮武佐修武修武佐等校尉纂入例冊各三通鑑增定從
之○于子諭李世傑等奏初三四等日大雨滂沱異常傾注清水
黃水並中河之水同時並漲山安貢河北岸李家莊上尾及湯家

莊上水先後漫塌隄工五十餘丈及八十餘丈不等清江迫上北岸二井縷隄准關迫下南岸之周家莊縷隄均於初四日已刻漫溢掘水各掘寬十六七丈又將清江南岸千根旗杆迫下之五孔橋隄工漫缺水從玉帶河旁溢以致清江一帶被淹等語此事朕極卽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工加意修防熟籌妥辦毋致臨時周章今果有此數處漫溢朕更事已多於盈虛消長之理隨時體察先事訓諭該督等謹守高堰隄工級放智信二壠拆展東西霸口門以資宣泄該督等亦能凜遵朕諭遂一妥辦先事豫防見在雖有漫溢處所而高堰隄工得保平穩漫水所過人口不至損傷此實先事豫防之效此處漫溢究因清水陡漲又值疾風暴雨人力難施以致搶護不及朕實不忍

治伊等之罪所有李奉翰奏請交部治罪李世傑書麟奏請交部
議議之處均著加恩寬免卽疏防各員弁亦著一體寬免上年李
春輪於運中河內不早建閘座以致水無存蓄又不將清口東西
兩壩口門收小清水宣洩無餘節貽誤是以降旨將該督等降
為三品頂帶以示懲儆今歲該督於防守宣洩各事宜尙能遵朕
指示妥協辦理雖有見在漫工究非去歲貽誤可比是以免其治
罪此時該督等亦不必驚惶無措惟當公同熟籌一面先將漫口
兩處頭盤鎚裏認不令塌寬一面購備料物及早興工堵築以期
還復成事至漫水經過地方民田廬舍未免被淹淮安各屬上年
被旱本重今歲幸賴麥收麥濟秋禾又有被水淹漫者小民生計
更加拮据朕心深為憫惄務使均沾實惠毋致一夫失所以訓朕軫念

災黎至意所有淺閣漕船並令設法籌辦俾剋期度變迅速遄行
除已諭知該督等妥速辦理外所有四月內朕早慮及清水增長
豫令留心寄信諭旨著交留京王大臣大學士九卿閱看並著發
鈔通諭知之○丁巳諭據劉秉恬奏審擬曲靖府南甯縣武生尹
在奇在平彝縣中箐地方被賊搶奪財物並毆傷挑夫孫起瓏一
案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細閱摺內情節尹在奇貨物被李
小六等搶奪之後各犯由南小路奔逸而尹在奇等誤從北路跟
追遂誣指毛奉儀賈朝相趙有保爲正賊彼此不服扭結呈控經
曲靖府知府巴尼輝催銅旋郡集犯審訊因賈朝相趙有保堅不
承認各加刑責隨俱誣服該府復因催銅公出檄發署露益州知
州戴書細收審亦照原審情由錄供通詳趙有保賈朝相受杖傷
重先後身故復經審訊別案究出正賊按律定擬請將未能審出

誣告實情之前任曲靖府知府巴尼璉吏部嚴加議處填報不實
瞻顧上司之前署富益州知州戴書紳革職所擬殊覺有意軒輊
巴尼璉於屬邑搶奪重案並不虛心審理究出誣告情由輒拷訊
致死無辜二命雖決責如法究係原審之員其咎較之依樣具詳
瞻顧上司之知州戴書紳較重該撫卽或因該員催銅公出尙屬
有因亦當與戴書紳處分相同方爲平允何得意存開脫轉將原
審從輕有是理乎卽如朕辦理富勒渾一案雅德徇隱面欺通那
銀兩情節雖爲可惡然將來定案時其罪豈能轉重於犯案之富
勒渾耶劉秉恬等審辦此案殊未允當著交部分別議處○戊午
命阿桂由浙赴清口曾同李世傑等辦理堵築事宜○己未諭吏
部議處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兒一事並不能指出實
據僅以虛詞入奏應照參奏不實降二級調用一摺曹錫寶參奏

和珅家人全兒房屋完整等情該御史如果訪有全兒招搖撞騙
實據卽擬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設或和珅有營私舞弊情事該
御史果能據實指出參奏朕外必質訛明確將和珅治罪乃曹錫
寶弟以和珅家人生屋版用完好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搖撞騙等
情入奏似此虛詞朕如將何辦理耶因命留京王大臣等節次詢
問伊並不能指出實據又傳彼前來行在朕面加開誠詢問亦無
指實惟以杜漸防微之語搪塞夫全兒代伊主人辦理稅務多年
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人情之常天下各處關榷
其管理之員必派家人分管祝口自不免皆有羨餘卽吏胥等亦
得藉露隙潤其服用居室稍有潤飾亦屬事理所有若無剋扣侵
肥情弊豈得槩繡之以法乎卽如賈誼所言絲繡偏諸天子之后
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彼時習俗所移卽漢文帝亦豈能執途

人而均加之以嚴刑峻法乎因細詢其必有實蹟該御史乃稱願
要和珅先事約束杜漸防微庶將來不至受人之累等語曹錫賛
無故欲於和坤前盡其忠告之言甚無謂也且朝臣相與致書論
政甚非美事韓昌黎且不能不求進况其他乎其事果有必啟門
戶黨援之端甚且並無其事而竊爲虛文以爲我曾與彼言之擾
亂國政前明之所以亡也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肯存逆詐
億不信之見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誠布公而猜疑防範據一時無
根之謠而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斷無此政體
且我朝綱紀肅清大臣中亦無攬權藉勢竊弄威福之人此所可
自信者卽如富勒渾縱容家人殷士俊等招搖婪索擁厚費伊
亦有勦派關口銀兩先侵後吐欵蹟其負恩昧良天理昭彰無不
立時敗露朕亦不能爲之曲貸而其未經發覺以前雖以殷士俊

等家費富厚亦斷無卽子查拏治罪之理况曹錫寶曾經派員帶同前往各大臣家人住居周厯查看其中儘有與全兒住屋相同且過之者何以獨將全兒參奏伊亦自認冒昧蓋今年爲鄉試之年伊不過欲因進摺或記其名而出差耳所見甚鄙若照部議降調亦所應得第念該御史究屬督官一時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爲正言陳奏姑免實降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並將此通諭知之○壬戌諭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係谷應泰所撰朕從前在書房時卽曾見其書以其舉有明一代之事倣袁樞通鑑紀事之體逐事貫穿始末俾覽者瞭然而逐段所論四六文頗佳茲因四庫館鈔出進呈復詳加披閱其中所載李自成攻陷京師挾太子二王東向永平吳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大清兵繞至三桂之右所向披靡自成遁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連戰

於保定正定西度固關入山西等語其言不足傳信當流賊攻陷
京城時吳三桂以一族偏師頓兵山海關外而賊方以太子二王
爲奇貨載之馬上東行且欲招致三桂執其父襄晉令作書以誘
其子其時三桂之懼賊不啻風鶴皆驚一軍膽懾其所以乞兵復
仇皆藉本朝兵力及我睿親王奉命統率義師入關討賊我兵奮
勇奮殺賊人望風披靡自相蹂躪自成遂棄京師西走而英親王
復率師歸逐賊卽狼狽竄死 實錄所載甚明是李自成之竄敗
皆係本朝滿洲兵力使三桂彼時果能辦此伊尚將攘爲已有安
肯復請本朝兵力乎此自成之敗非三桂之力更爲彰明較著者
也而谷應泰乃稱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追奔
逐北似賊人之敗於三桂而非敗於本朝谷應泰係漢人猶及明
末未免意存迴護故爲左袒而非當日實在情事不足傳信著軍

機大臣詳查開國方略所載入關殺賊實事將書中此一節重行改正以昭正論信史○丙寅諭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祿差齋咨官沈樂洙等赴京投咨稱該國世子李暉病故請照例備物遣官致祭等語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於屬國中最稱恭順今聞其世子李暉病故朕深爲悼惜著加恩於例賞祭品之外加一倍賞給以示優恤該國王正在壯年亦不必過傷俟得有子嗣即行奏明冊封世子承續宗祧用衍國慶餘著照該部所請行

閏七月甲戌楊廷樺以疏防越獄人犯革職以錦格爲山東按察使由鹽運使遷○戊寅以王昶爲雲南布政使由陝西按察使遷陳大文爲貴州按察使由雲南道遷○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徐嗣曾奏查明出富勒渾家人李世榮需索站規等因一摺常青徐嗣曾聯衡俱稱奴才殊不知政體向來頃員督撫奏摺除請安謝恩外俱一體